

抟，专心一意于物。

周公度 主编

抟 物

tuán
wù

借山而居 冬子 高非 / 私密阅读简史 王有卯三 / 影响我的那些东京独立音乐人 程璧 / 忘不了的书 韩松落
我喜欢的十本书 赵志明 / 那些影响我的书 廖伟棠 / 喜欢的几本书 沈黎 / 学者书房 霍俊明 / 陆上行舟 白莹
百合 顾阿了 / 堂米格尔 与其 / 以此封缄 乙一 匡匡 译 / 动物手册 范晔 / 少废话 霍小智 / 人面蛇 朱熙
可怕的童谣 戴维



抟

tuán
wù

物

周公度·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抟物 / 周公度主编.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6.4
ISBN 978-7-5125-0838-5

I. ① 抨 … II. ① 周 … III. ① 杂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4866 号

抟物

总策划	刘汝斯 · 拾文化
主 编	周公度
责任编辑	潘建农
统筹监制	葛宏峰 李 莉
策划编辑	李 莉 陈 静
特约编辑	赵 宁
美术总监	刘鱼普 张二冬
封面设计	安 妮
市场推广	周国瑞 张楷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12.25 印张 257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838-5
定 价	39.8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1551

传真: (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有一个人	借山而居	冬子 高非	009
	嘉陵，我的摩托车	冬子	022
	猫	冬子	024

专辑：私密阅读	私密阅读简史	王有卯三	029
	影响我的那些东京独立音乐人	程璧	033
	忘不了的书	韩松落	046
	我喜欢的十本书	赵志明	051
	那些影响我的书	廖伟棠	058
	喜欢的几本书	沈黎	061
	学者书房	霍俊明	065

影像	陆上行舟	白莹	071
	百合	顾阿了	089

西班牙来信	堂米格尔	与其	131
-------	------	----	-----

小说	以此封缄	乙一 匡匡 译	140
----	------	---------	-----

你不能理解的远	动物手册	范晔	155
	少废话	霍小智	169

阅微	人面蛇	朱璇	185
	可怕的童谣	戴维	192

抟

tuán
wù

物

周公度·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CONTENTS

有一个人	借山而居	冬子 高非	009
	嘉陵，我的摩托车	冬子	022
	猫	冬子	024

专辑：私密阅读	私密阅读简史	王有卯三	029
	影响我的那些东京独立音乐人	程璧	033
	忘不了的书	韩松落	046
	我喜欢的十本书	赵志明	051
	那些影响我的书	廖伟棠	058
	喜欢的几本书	沈黎	061
	学者书房	霍俊明	065

影像	陆上行舟	白莹	071
	百合	顾阿了	089

西班牙来信	堂米格尔	与其	131
-------	------	----	-----

小说	以此封缄	乙一 匡匡 译	140
----	------	---------	-----

你不能理解的远	动物手册	范晔	155
	少废话	霍小智	169

阅微	人面蛇	朱竑	185
	可怕的童谣	戴维	192

抟物

“抟物 (tuán wù)”一词，源自五代末宋初的著名道士陈抟祖师，以及他的哲学。

抟，篆文字义为“以手圜之”。手从于心，引申为抟心揖志。

作为“太极图”的创立者，他的修为理念，给予我们的启示与佛教《般若心经》一样，提醒我们：一心一意的重要性。

而民间关于他的诸多神通逸闻，正是“抟物”一词的详细注解。

唯有具备了抟物精神，方能精于某一件事物，某一项技能。然后，方能乐于此中，从不厌倦，从不思返。

其间美妙，“如神仙中人矣”。

在当代，做自己，如果不能抟心于物，一意于行，声音再大，仍然不过是他者的副本。

副本即是复制品。

“抟”字反对复制。不仅强调了人之个体的一心一意，还给出了抟心于所爱之物的方法。

所谓“抟物”，即对物与事的深研品质，与彻底洞悉的能力。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本经之外的戒律也是如此，都是为了使得心的杂念消失，归于一途。

抟心于所爱之物。

在这一点上，抟物哲学与宗教殊途同归。

尊重每个独立的个体，并诚意为每个独立个体的专注之心，赞叹不已。

周公度

2016年1月

有 一 个 人

THERE IS
A
PERSON



冬子

诗人、自由艺术家。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不久迁居终南山中，不久前他的一篇生活杂记《借山而居》，刷爆了微信朋友圈，让他意外成了名人。也在比尔·波特后又一次让终南山进入了闹市中人的视野，掀起了年轻人向往田园的热潮。两间村舍，几只猫狗，一畦菜园，是冬子在山中的乐土。和其他山中居民不同的是，他上网、写文、临帖、画画，偶尔采野果、挖野菜，观日落，听虫鸣，优哉游哉。冬子说：“终南山有着其他地方不具备的古意。就是那种从古代的气息延续下来的古意……”正是这种气息，让他留了下来。

借山而居

冬子访谈纪录

文 - 冬子 高非

摄影 - 冬子



01

再聊聊你上山吧，你住山上几年了？最初怎么想到这里呢？为什么是终南山呢？

常住的话有两年了吧。促成住在这里的原因挺复杂的，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哲学的。但最初有住下来的想法是2008年。毕业之前的一个夏天，也是写诗的朋友，带我去一个朋友的院子，那天晚上，我们几个朋友，坐在夏日凉风的月夜里，院子主人割了一捆艾蒿，点来熏蚊虫，艾蒿的烟雾里有古琴的声音，我抬头能看见后面山坡有飞檐走壁的采药人。那一刻就觉得自己也被点着了，之后就和这种生活结了缘。

我去过南方，也去过其他地方，发现不管是人还是天气还是环境，都和我的气息不合。只有在西安，在终南山，我才有那种归属感。就像我们翻字帖时，在不明作者的条件下喜爱一个人的字，爱不释手，那就说明，写作者一定是位老朋友，或今生或前世。我说的归属感就是这种，共通。

并且对我来说，终南山有着其他地方不具备的古意。就是那种从古代的气息延续下来的古意。

02

从你那篇在朋友圈里火了一把的文章《借山而居》开始吧，你开始预料过那篇文章的影响么？

最初就是和平常一样的发个朋友圈，因为年终了朋友圈都在感叹，回顾过去的一年都是怎么过来的，我也梳理了一下，和发朋友圈一样，就是玩儿。但没想到



第二天传播就像失火一样蔓延。对我来说，这是偶然为之的行为，结果却让我非常意外。

03

被媒体关注上后，生活有没有被影响？

其实本来可以有很大的影响，但我都差不多消解掉了，比如很多想来访的我基本都拒绝了，媒体采访也基本都推了。在山顶和山下都看不清这个世界，我更喜欢躲在人群后面审视台上台下的众生相。因为当一个人公众化之后，就再也回不到那种“偷偷躲在背后看这个世界”的生活了。就像明星，他们永远也体会不到挤公交车被一对奶蹭到背的酥香柔软的感觉。丧失了躲在人群背后看世界的那种美好，是最悲哀的事了。正是因为怕影响生活，所以我对“火”的应对，相当谨小慎微。

04

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围城情结，在外面的时候，想着进来，真正进来之后，却会想着城外。听说你上山之前，也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会想到下山么？

每种生活久了，都会养成属于那种生活的习惯。刚毕业那会儿我在一个画室代课，来来回回跑，待了两三年，其实是有些习惯了小县城那种安逸的生活，工资不低，工作环境也是非常宽松。但那种习惯我在潜意识里很排斥，因为重复。第三届要结束的时候，我开始有点恍惚，觉得重复的生活像翻页一样快，刚送走一届，下一届又要统考了，这让我感到虚无，这种习惯让我不安，越想越紧张。然后就决定回西安。当然，山上的生活表面看上去也是重复的，但其实不是。工作时那种重复是机械的，山上的那种重复却是带着新鲜的饱满。因为关注的对象，是身边的细节，就像你随时可能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惊喜到。

而住山上以后，生活久了也会有这个环境里的习惯，比如会懒啊，呵呵。比如每次下去我都会感到不适，太吵了。不喜欢的声音、图像，信息，不对等的价值观，都会无节制、无节拍地强制性地与你发生关系，这太容易让我这种人感到焦躁了。所以有时候我担心的倒不是想不想下山，而是我可能下不去了。

05

山上最难熬的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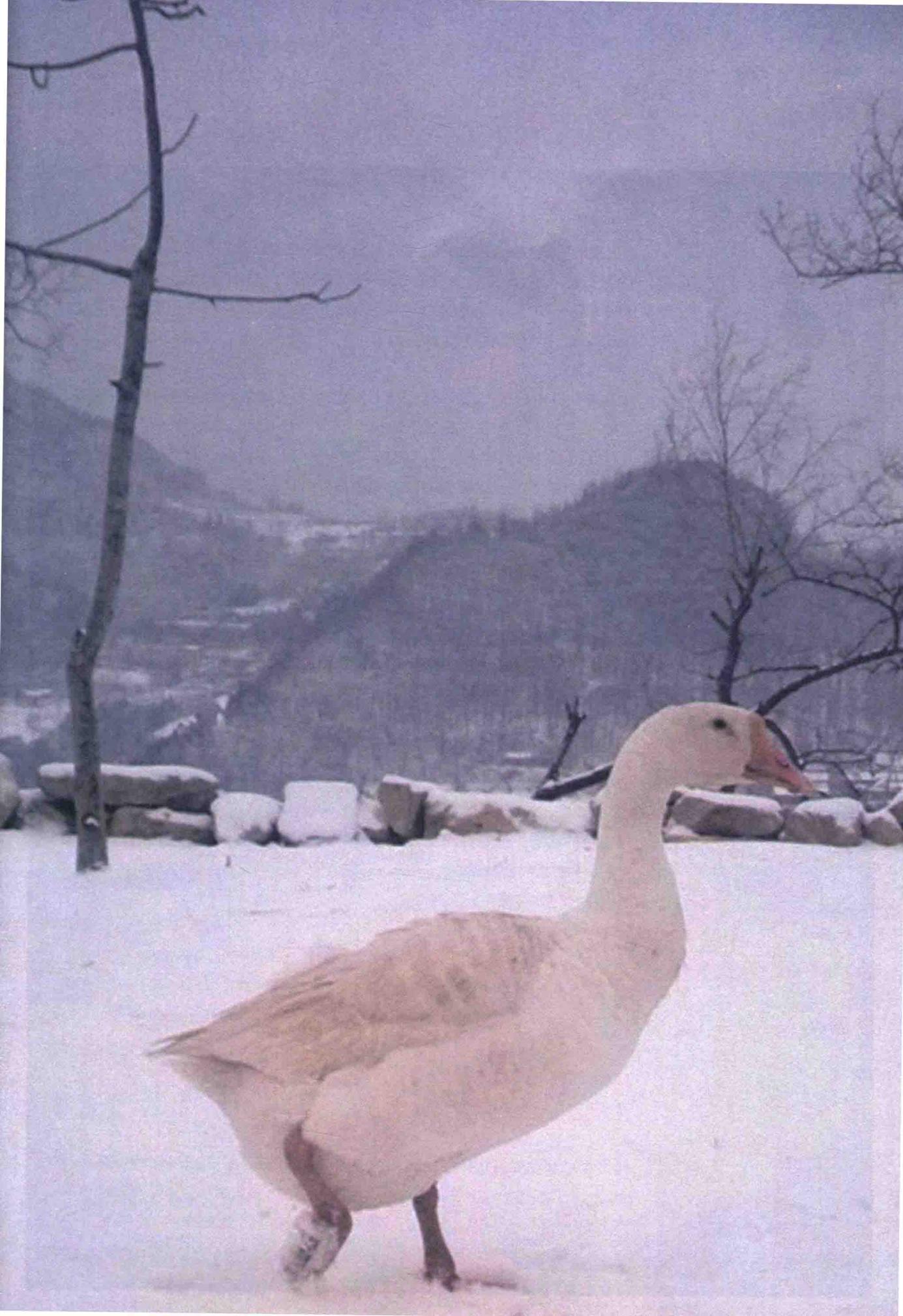
一般多久下山一趟？

最难熬的，应该是连续的阴雨天。房子太潮了，屋里有时候会进水。去年(2014)九月还是十月份，西安连续下了十几天雨，整个人都长毛了。

如果不是需要背些吃的，一般不会下去。曾和朋友开玩笑，我说如果有吃有喝，三年不出这个大门我都很嗨皮。我是宅男嘛。

06

一般人总觉得山上挺与世隔绝的，和你在一起，常听你说起山中村民的趣事，你和他们一直保持来往，他们也普遍接纳了你，这点挺难得的，很接地气。





刚上来的时候村民也很警惕，那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你是个城里人。其实很简单，把自己过成一个农民，和他们一样辛苦，就安全了。和村民相处太难了，首先你要计较鸡毛蒜皮的得失，不然你就会被当成傻子。但大多数住在山里的人和当地村民都是隔离的，我觉得那种隔离，是带有破坏性的。

07

在你的“借山而居”之后，自媒体复制了很多不同版本的理想田园的新闻，做木工的改造了个工作室，做艺术的包了个院子什么的，层出不穷。有理想的年轻人看到之后开始从庸庸沉沉的时代队伍中转身，实践自己的“借山而居”。完全可以说今年是一个觉醒和回归的“山居年”，而掀起这股潮流的源头，就是你的《借山而居》，你觉得你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不同啊？我种的菜结得很满，我养的鹅会和我玩。

08

你这里有手机信号，能上网，这很重要，你的生活没有刻意拒绝“现代化”。

这个很有意思，人都喜欢以那些表面的东西来做判断。就像住在山里穿个布衣长袍，就是高人了，所以招摇撞骗的唬人的东西，都会很在意那些道貌岸然的形式主义。但很讽刺，形式主义往往都很见效。因为真正重要的核心，人们往往看不到，比如面相和作品。

生活也一样，用什么工具，住什么样的房子，即便是“时尚”，对我来说也只是形式外衣。真正对我有价值的，是这个世界呈现在我眼里的东西。

09

对目前的状态，你觉得满意么？

有吃有喝有余粮，挺好的。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

其实从小就在画画了，但只是画画。真正体验到画画作为艺术带给人的快感是在大三。现在看，那个时候的画就有明显的焦灼感。这说明，画画在那个时候似乎能够开始作为一种语言存在了。

11

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诗意地生活着的，诗人。

12

我比较喜欢你的静物作品，有一种中国文人画的意趣，近来画画多么？

画画不多，很惭愧我不是那种对画画很爱的人，顶多是喜欢。甚至喜欢都算不上，所以就很懒。我最爱的是晒太阳，躺在绑在杏树的吊床上幻想。

